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 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拉玛瑞德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

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Adolfo Casabal Elas 及 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玛瑞德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玛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人权无疆界”主任：将活摘器官元凶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二零零二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Willy Fautre，右图)于十二月十七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关押，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针对中共的迫害和其实施的酷刑，我们可以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用一种新的酷



刑方式，包括将异议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开始时没有人能相信是真的。但到后来，在搜集到的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针对最近西班牙法庭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江泽民、罗干在内的五个中共高官，福泰先生表示支持，说：“中共极权对法轮功群体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那些决定禁止法轮功的和那些直接迫害法轮功的，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案在各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神韵演员在奥古斯塔第二场演出后谢幕。

神韵二零一零巡演 首站感动奥古斯塔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Augusta)的贝尔会堂(The Bell Auditorium)拉开了二零一零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靓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陶醉其中。

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与妻子Migohson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

逊先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约翰逊先生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摇曳的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阻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还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

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

级军官拉金先生(Ed Larkin)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于中国，我们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而且还不够。”

据悉，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度的巡演跨越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城市演出三百一十五场，现场观众达八十多万人。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二零一零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家住台湾彰化，今年四十一岁的黄梓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即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二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二十九岁那年，有位六十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梓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

在黄梓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梓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

二零零三年某天，黄梓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于是，黄梓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光盘。



奇 缘 文 夏 昀

黄梓宗开始认真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炼了一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梓宗长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炼功点完整炼完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

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敢相信，黄梓宗真的戒掉了这瘾好！

黄梓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炼法轮功的好。

谈吐和缓的黄梓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炼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炼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梓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

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梓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啦！赶不出来！”还丢东西、骂人。黄梓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不说默默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

“你怎不学学人家炼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同事听了、看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做了起来。

黄梓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象自己一样幸运！

(图：黄梓宗读法轮功书籍) ◇

安徽女子劳教所以强制苦役摧残大法弟子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也是剥削公民劳动力最严酷的地方。在那个失去一切自由的高墙铁门里，无论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或十二、三岁的未成年人，都是一样起早贪黑超负荷的被强制做苦役。

年前二三年月正是苦役迫害的高峰期

年关将近，按往年惯例，每年大年前二、三个月，劳教所赶年前忙季要挣一大笔钱，也是为了完成邪党压下来的生产指标，所以被关押者就成了邪党无需付报酬的奴隶，生产机器，日夜加班加点。

从早上六点到半夜十二点以后，中途仅有紧张的三餐饭，有时甚至通宵，干到凌晨一至四点是正常的，睡二、三个小时又被逼起来继续第二天这样的苦力，每天如此，直到大年三十为止。

安徽省合肥女教所更是典型的例子，年前二、三个月平均每天休息不足四个小时，且产量定额高达普通生产人均量的三倍。

常年干的手工活很多用的是有毒的工业用胶

安徽女教所二大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那里大部份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被强制干的活是做各种手提袋、包装盒之类的产品。这些产品都必须使用一种化学胶水粘合。所用的胶水在大量使用时，整个车间都充满着一种刺鼻的气味。

该胶水毒性很大，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熏得头昏，喉咙、眼睛刺痛。而这种化学胶水还用来看做月饼盒，茶叶盒、食品袋等投入市场。

女教所的几个大队基本上都是强制做外贸活的，主要是针织服装、箱包。由于劳教所里的被劳教人员都是无偿劳动，成本极低，利润再低的活都能接，因此订单很多。（许多外商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出自中国被劳教人员之手。）

没有人性的管理体制和奴工环境

表面上规定早上六点起床，但实际上每天五点多钟被劳教人员就已经在车间干活了。每天除了三顿饭（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全都是在不停地干活。在车间，不准讲话，低头干活，稍有停顿，马上就会被来回巡视的警察训斥，或扣分（扣十分就延期一天）。

上厕所，喝水都严格限制时间、次数。一些年龄大的被劳教人员经常是等不及警察批准，就小便在了裤子里。这样一直到晚上九点下班，然后再大包小包地带着手工活，回监舍

继续干。

为了防止“上面检查”，不准使用大灯，所有的人都在监舍里昏暗的灯光下干活，一直到二、三点，完不成任务的要干到天亮，

（警察订的劳动任务不断上涨，稍慢一点，就永远都完不成任务）。光线暗，看不见，做出产品质量“不合格”，白天再返工。这样恶性循环，永无休止。

强迫被劳教人员做假以欺骗外界

劳教所里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让被劳教人员延期。曾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因直言讲劳教所严重超时劳动的事实，让人带出，投诉到有关部门，结果被无理延期数月。

更甚者，还要在填写每天劳动时间的表格里，按警察的要求填写“6个小时”，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以至一些吸毒的被劳教人员甚至当警察的面说：“下次再犯，就犯大的，直接进监狱，也不进劳教所。”

劳教所一心只想多为自己挣钱，不把被劳教者当人看待

为了让被劳教人员拼命干活，为他们挣到更多的钱，这里的警察根本不顾及被劳教人员的生命安全，更谈不上健康。在他们眼里被劳教人员就是他们谋利的工具。

一次被劳教人员晚上正在车间加班，突然说有人来检查，结果警察将几十名被劳教人员关进了一间仓库，窗门紧闭，等检查人

员走后，有几个被劳教人员差点窒息。

有一个大队是专门做出口箱包的，使用的都是高速电动缝纫机。一名被劳教人员在干活时，由于太困了，放在电机上的手慢了一下，结果粗粗的机针一下将手指穿个透。警察看到被劳教人员将血渍弄到了产品上，大骂这名被劳教人员，到了卫生所拔掉了机针，这名被劳教人员用不断流血的手指洗擦着被她鲜血染红的产品。

长期的超负荷奴工，严重睡眠不足，致使许多人血压高，心脏不好，引发许多其它疾病。这时劳教警察们就毫不吝啬地强迫大量吃药。这些药都是廉价的，降压药100粒只需一、二元钱，副作用很大。警察并不管这些，只要表面上能把病压下去，不影响干活就行。

把被劳教人员象奴隶一样买卖以榨取劳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皆是如此

近几年来，由于安徽的“劳教资源”不够用，于是每年都从上海劳教所买一批被劳教人员（主要是吸毒和卖淫的），教期长的500元一名，教期短的300元一名，她们大都是年轻能干活的。

这些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每年都有许多来自各地的被安徽女教所从上海劳教所买来的被劳教人员解救回去。她们就是证据。

这些事例，对劣迹斑斑的中国大陆劳教所来讲，只是冰山一角。◇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到2009年12月27日已有超过6582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702-248-0599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文/肖明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支持与我们合作的企业。

当时的工作强度大，然而我按照法轮功师父告诉的，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短短的半个月，我为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

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时，总经理送给我一笔钱，是用信封装好的，根据信封的厚度，起码有几千元。她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些感谢的话，我不肯收。她又塞过来，我还是没收。她说，“你为什么不收，你的同事都收下了……”我说，“我是修炼者，这钱我绝不能收。”由于要开会了，她也没再坚持。

后来，同事问我，“你收了总经理的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刚开始也不肯要，后来在众目睽睽下她一定要塞给我，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收了。”

我笑了笑说：“你收不收，你自己斟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这种钱，我是不会心安的。下次她要是要求我办个什么违背原则的事，你说办不办呢？我不愿做一些受制于人的事。当然她倒是好意。但在我眼里，这种‘灰色’收入还是不要为好！人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了而生气，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品质好，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把工作做好，无意于名利……”

他若有所思，要把钱退回去。总经理对我评价说：“很少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么好品质的人。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是的，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虽然正在蒙冤受难，却依然坚持修心向善做好人，坚持善意地告诉世人真相，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默默地散发着纯净、慈悲的光芒。

庞贝古城：繁荣与崩溃并存

西元79年8月24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个小时之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意大利语 Pompeii，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以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培。坐落于维苏威火山南方的庞贝城，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民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

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是个中上阶层者的话，你将会拥有一个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

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之先进，到今天看来也是很惊人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地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显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



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是获得全城居民的疯狂青睐。这种比赛常常是至死方休，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

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倏然终止。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

一千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是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鲜明的啊。◇

天定还是人定

文/静远

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以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两人为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两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

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说“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

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由天定”的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

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是假的啊！”（《朝野金载》）

中华传统文化讲“敬天知命”，所以重德行善、顺应天意的人是有福的。想到风行中国大陆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大潮，那不正是上天给今天的中国人选择幸福未来的机吗？就看我们怎么把握了。◇

